

老王接龙“打”方言(之四)

□王绍诚

“打冲拳”，本意指快速跨步中急速出拳，借喻连蒙带猜信口开河，也比喻没有章法不合套路的举止。“打望天锤”，比喻凭想当然做目标空泛、毫无把握、完全不靠谱的事，亦指千辛万苦白费力气。“八篙竿都打不着”，篙竿，撑船的长竹竿；表示二者毫无关联，彼此完全不巴边。“打方向”，即辨认东西南北，寻思路径。“小板凳上打大二——哈不开”，意思是打牌尚且要相应大的桌面才摆得开，引申为凡事都要协调相搭(匹配)，诸事都宜宽打窄用。“讨口还得带根

打狗棍”，表示有备无患。“叫花子还有根打狗棍”，比喻比叫花子还穷。

“打开眼药瞎子多”，形容盲目从众。“打慌的鸡”，形容人忙乱之中急得团团转的神态。“鬼打慌”，形容没来由地着急忙慌。“打摔(zuó)摔”，即高度紧张、害怕、六神无主的状态。“喜欢老母鸡打破蛋”，指正在欢天喜地的兴头上“戳拐(出岔子)了”，乐极生悲一场空，暗喻“人狂有祸”，得意不可忘形。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表示事与愿违；比喻毫无回报的白白付出，荒唐可

笑的无效投入。“打错算盘”，即失算了，白白地劳心费力。“打活络(lào)套儿”，即绳子交叉活结，借喻对某事暂不下定论，先“打个活结”，在适当的时候相机处置。

“打刮削”，连刮带削，比喻指人家的“油水”，盘剥别人的利益。“打冤家”，指家族之间剧烈争斗或械斗。“打嘴仗”，比喻唇枪舌剑打口水战。“骂哩风吹过，打哩铁石货”，指硬硬实实的刚性还击。“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表示将心比心、尊重别人隐私，不可冒犯别人的尊严，切忌“毒舌”伤人。



征稿启事

方言一出，忍俊不禁。方言龙门阵《盖碗茶》版面推出以来，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为了让《盖碗茶》更加活色生香，方言故事层出不穷，我们向“有故事”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有好的方言故事、有趣的方言传说，都可以给我们投稿。字数1000字左右。

投稿邮箱:730156805@qq.com

早叫的鸡公不肥

□陈世渝

重庆人说话有点扯，明明是公鸡，偏偏要叫鸡公，如仔鸡公、烧鸡公、雄鸡公。哪个说早叫的鸡公不肥耶？因为那种鸡公成熟快，“醒”得早，本来该着肉的时候，年纪八轻的逗惊叫唤，哪个长得肥嘛？

我当知青时，喂了10来只鸡，打散放养，自己找食

吃，大多长得肥嘟嘟的。其中有一只鸡公，一天到黑“寻花问柳”，瘦得皮包骨头，硬是应了那句俗话说，早叫的鸡公不肥。

杨波初中还没毕业，嘴巴上刚刚开始冒出点绒毛，一下逗长“醒”了，嘿门喜欢“班花”。上课的时候，他不是把黑板看到，而是把“班

花”盯到，要么给她递纸条，要么互发微信。十四五岁的娃儿逗谈情说爱，也“醒”得太早了哦，哪还有心思学习呢？

因此，早恋的结果是，杨波和“班花”的成绩都不好，“醒”得早，学习知识少，顾此失彼，本末倒置，真应了那句话，早叫的鸡公不肥。

诱子

□王斌

四川方言中的诱子就相当于钓鱼时的鱼饵。诱子骗人手段多种多样，一般人稍不注意，就要上当受骗。

上世纪80年代末，赶场天，我们镇上来了一个卖耗子药的外地老头。老头的摊子上摆着被耗子药毒死的大老鼠，个个都有半斤多重，无疑是卖耗子药最好的广告。老头还有个规定：只要拿着被他卖的耗子药毒死的老鼠来，就可以换一包耗子药，一分钱都不出。

刚开始，镇上的人都不相信老头卖的耗子药能毒死老鼠，很少有人去买他的耗

子药。但老头上次赶场卖耗子药，第二场、第三场就真的有几个人提着被毒死的老鼠到老头的摊子上换耗子药来了。看到老头卖的耗子药真能毒死老鼠，我妈也买了。老头卖的耗子药贵，三角钱一包，但我妈想到家里头的老鼠闹得凶，就咬咬牙买了一包回去。

哪晓得，吃了拌有耗子药的卤鸭骨头，家里头的老鼠不但一个都没有被毒死，反而比以前闹得更凶了。晚上一关了灯，到处都在“叽叽”地叫唤，吵得人根本睡不着觉。过了两天，一个曾经

卖过耗子药的表叔到我家来耍，才说出了原因。我表叔一看老头卖的耗子药，就说：“这是啥子耗子药哦，这就是瓦背上的黑灰灰再和点干黄泥巴粉做的。”

到了第二个赶场天，我妈和巷巷头买了老头耗子药的人约好，准备去找老头算账，等到了场上，才发现卖耗子药的老头早已人间蒸发，哪儿还有人呢。

吃一堑，长一智。我妈说：“看到那些人提起那么大的死老鼠去换耗子药，还以为老头卖的耗子药有好凶，哪晓得，那些人全都是诱子。”

“米方”有喜

□周建苗

我的家乡广东潮汕地区有“打米方”之俗，源于一种叫“米方”的喜糖。打米方即爆米花，做成一种方块的糖。

《诗经·大雅·绵篇》曰：“周原膴(wū)膴，董茶如飴。(注)飴，饴也。孔氏曰乾糖也。”《天工开物·饴饴》曰：“凡饴饴，稻麦黍粟皆可为之。”这也来自我国古代糖食传统。潮汕俗语“山家神唔北(识)糖米枋(方)”，山，指山内人；家神，指祖宗；“糖米枋”，爆米做成方正糖果。意思为没有见过世面、闹笑话，可见米方也为常见之物。

潮汕人家中有添丁的，一般要“打米方”，将“米方”分与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吃

喜糖以示喜庆。《礼记·内则》曰：“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接受喜糖的，也会回礼大桔(柑)，表达大吉大利心意。

“米方”为潮汕的一种传统糖食，元宵前有专门的师傅走街串巷“打米方”。师傅有二三人，在巷口摆下黑乎乎的铁罐罐(传统爆米花机)，架在铁架上，下有铁火炉，以及鼎、炉等做米方的工具，便有村人寻过来“打米方”。一般都为村人自家带米、花生米、糖、油、切条的柑皮、柴火等，由师傅加工制成“米方”，场面热闹。

米方，也有地方称米花，源于宋代。范成大撰的《吴

郡志·卷二》记载：“食爆糯谷于釜中，名李婁，亦曰米花。”米花，也为一味中药。《本草纲目》记载：“糯谷，爆米花以姜汁服，治噤口痢虚寒痢。”明代盛或《米花》还有诗句：“吴下李婁传旧俗，人间儿女卜清时。釜香云阵冲花瓣，火烈春声绕竹枝。翻笑绝粮惊雨粟，还疑煮豆泣然箕。一年休谷何须问？且醉樽前金屈后。”可见米花由来已久。

米方，雪白亮泽，吃着酥、香、甜，配着喝工夫茶，甜而不腻，酥脆爽口。米方有喜，潮汕人婚嫁、生男孙等，都是打米方。这一块块米方，也是不少人童年的美食，有着美好的记忆。

钻

□赵艳

“钻”这个字很有意思，是自贡的特色方言。不能读平声，必须读成四声降调，爆发力才强。这个字富含算计、挤兑、谋取、巧取豪夺之意。“钻”是个动态，来源于大白鹅的大红嘴，扁大长，鹅发起飙来是很厉害的，不然大书法家王羲之也不会宠它，留下千古盛名的鹅池。

小儿与白鹅的画风本来很和谐，人与动物相生相谐。但一个不留神，小儿就得罪了大白鹅。可怕又可笑的场面瞬间出现。白鹅挥翅向娃儿，迈大

步，扁嘴像个红钻头，用力朝眼前的障碍“钻”去。鹅比鸭子大，通常七八斤，大的十多斤，体量雄实，战斗起来，钻得“火星四溅”。扁而阔的嘴集铲、夹和拍等功夫，着实厉害。不光小娃害怕，大人遇到，同样“抓不着缰”，会落荒而逃，不要低估一个大白鹅的“钻”劲。

最初“钻”是一点不带功利的，只是白鹅发动攻击的动态白描，不知道后来咋个就成了占人便宜、老想从别个那里抠点好处的意思，所以这个读四声的“钻”字贬大于褒。

烂板凳

□姚明祥

一见王大爷走来，正在收拾屋子的石大娘忙对孙子说：“快去把门关上，‘烂板凳’来了！”

客厅茶几上写作业的孙子起身去关门，探身门外，见村道上走来一个老头，孙子满眼疑惑，尽管好奇，但还是听话地把铁门拉上了。

王大爷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又耐不住寂寞，总要找人吹牛日白。不管人家有没有闲，爱不爱听，一坐下就紧到不走，总要胡吹瞎扯好半天。村里人把这种不顾他人感受、令人讨厌的无事佬称为“烂板凳”。“烂板凳”一来就吃毛烟，

搞得满屋乌烟瘴气，读小学四年级的孙子似乎听懂了“烂板凳”的由来。他坐下写了会作业，想想说：“奶奶，我也要走了，不能当‘烂板凳’。”

石大娘大吃一惊，以为耳背听错：“啥子？我哪个会嫌弃各人的乖孙孙呢？乖乖呀，快莫多心多肠！”

孙子笑了：“奶奶，我哪会多心？暑假我来乡下快一月了，要开学了，我得回城了。”石大娘这才想起已是8月底，孙子该走了，就笑着说：“咱乖孙聪明，活学活用！”

两爷子

□王皓熙

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四川人向来把父子俩称之为“两爷子”，譬如：“你看那两爷子长得好像，一看就是一屋子的。”“我和他老人家是忘年之交，不是两爷子胜似两爷子。”从小到大，我听惯了我和我老汉被人家称为“两爷子”，到如今自己也有了儿子，又被别个把我们两个称为“两爷子”。父亲的白发、自己的成熟、儿子的可爱，积累起自己日渐厚重的人生。

有一回，和许久不见的大学同学相约聚会。座中一位同学乃江苏人氏，18岁那年他到成都念大学，四年下来已深深爱上了成都的闲适安逸，毕业后，他选择在成都安家立业。结婚生子，现在已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了更好地融入这片巴蜀乐土，他坚持学说四川话，

现在已经十分流利地道，如果他不作自我介绍，一般人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他原来是外省人。

他在学习四川话的过程中，有许多颇为幽默的小故事。他说，最早听到我们四川人说“两爷子”的时候，问一个室友这是啥意思，那个室友存心逗他，说是“我们两兄弟”的意思，后来还经常对他说“我们两爷子”之类的话占他便宜。毕业后，他有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敬酒的时候他上去就冲领导说：“今天我们两爷子来喝一个。”领导和在座的客人大觉尴尬，一时气氛为之大变，他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好像说错了话。后来他就此事专门请教了另一位同学，那同学听后哈哈大笑，随后告诉了他“两爷子”的真正意思，他听后真是哭笑不得。